

九個半女人

【新加坡】吳韋材



九個半女人

陳寶蓮 監製



【新加坡】吳韋材

九個半女人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九个半女人

〔新加坡〕吴韦材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1插页 100,000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00册

ISBN 7-5360-1102-4/1·985

定价2.60元

目 录

湖蓝	1
噢！卡露	19
如意	39
我叫打令	60
花模样	74
金女孩	94
有妻初长成	110
心事谁人知	123
幻云	142
鸡尾	166

湖 蓝

我在律师楼里签下“李丹薇”三个字。出来后第一件事：就是雇一部车子，回家睡觉去。

可惜我忘了把电话挂起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电话把我吵醒，打着哈欠，我伸手过去接——

“喂？丹薇吗？——”声音是美宝，“你？你在睡觉？”

“是。在睡觉。”我答。

“怎么了？”美宝问。她大概想关心，又不太敢表示。这种事情，朋友关心不来。

“你还年青。”美宝说。并不觉得好笑。

“到底你想说什么？”只好提高嗓子。

“……丹薇，你？觉得怎样？好点了吗？”这是问候病人的话。我不是病人。

“我很好。”我说。她没听见我说我哭了，一定很失望。

“别再哭了。”美宝说。我连忙按话筒，我怕苦笑也会发出声音来。

“好，我听你的。”

“有空出来散散心。”美宝安慰我。有人建议欧游。有人建议养只哈巴狗。

“好。我听你的。”我再说。女人真不耐烦。

“星期六黛茜的婚礼——”美宝半说，又半不说。

“我一定会去。”

“你可以吗？——”她半晌顿住，大概太意外了。

“我当然会去，跟黛茜老友一场。”

“真的答应我，别再哭了。”她还是那套，要是换作她，大概有三缸眼泪。

“好的，答应你，不哭。”为什么有些女人以为一哭，事情便可以解决？

“我会再打电话来。”美宝说。

“谢谢你打来。”我说。

放下话筒，坐在那里。百叶窗透入几格光线，下午昏昏阳光。外面一定很亮。壁钟寂静地啾啾啾一下一下地响；世界尚未停止。早餐吃剩的面包，躺在偌大的空桌上，有点像摩登的雕塑。门边两只大箱子。全是他的东西。他说：“下午来拿。”

我感到诧异。就只有那么多？两只箱子？可能还有的，但早已不在这里了。结婚三年，第二年他便开始把东西搬出去；包括他的爱情（有的话），包括他的心（有的话）。

他说过：“我一直在同情你。”原来留下同情给我。谢谢。

我很笨。不清楚自己算不算在等他来？或是早已经不在乎他来不来？为什么放下话筒，自己还一直呆在这里？我非常赞成这场离婚；是的，“这场”。三年的婚姻就是一场马戏，我当足两年的小丑。李丹薇，是不是想哭了？能哭最好，那样子比较像离婚。但七天来这感觉似乎也有过几次，却都哭不出来，次次都是虚报。连离婚这样的事都哭不出。只好傻傻坐在那里等。

下午他来了。还没有进门，就说：“我车子在楼下。”

我了解。走到门口，我伸出手，“祝你人生一路顺风。”

他并没有伸手过来，大概两只手只刚好够提两只箱子。

他脸部表情戏剧化地凄然，声音更是。

“我以为你会不在。”

我何必再让人失望：“是的，我刚回来。”

“回家去了？”他问。以为我回娘家哭去。

“是的，煮了点糖水，拿给妈吃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还是朋友？”他问。何必呢？我真想笑。为什么连看也不敢看我？

“你车子在楼下。”我提醒他。啊我累了。三年啦，至少有一千零九十五天吧？这场小丑戏也太累了。

他皮鞋声咯咯咯步下楼梯。熟悉的声音。我掩上门。想到厨房里喝一大杯水，希望它至少能变作一杯眼泪。

屋子里，我听到自己在呼吸。

走廊上日历是今天的日子，我一手撕下来。

我还是想睡觉。离婚第一天，我只想睡觉。

结婚戒指我一直都戴着。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曾经脱过下来，但手指上那个痕迹比戒指还要碍眼。我不喜欢任何碍眼的东西。

第二天我照常上班，他们仍旧称呼我MRS·LIM。

我请半天假。波士好心问：“你妈不舒服了？”

我摇头，“约了装修的来。”

“年中装修？”波士笑，“你们发财了？”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波士只需要对下属的工作表现负责，没必要对全公司女员工的婚姻关心。就算服务六年以上，波士仍是波士。工作仍是工作。每个人都忙，社会本来如此。没必要向社会广播。我不需要肩膀，我自己可以负起一切。

收拾好一切我便走。

福记装修的阿海，量好厅里的墙壁，再量睡房的墙壁。然后他坐在桌边喝额外款待的咖啡。我在桌上选墙纸，心很乱。忽然阿海问：“林先生出国去了？”

阿海一直跟我们很熟。啊啊“我们”。“我们”。

“是的，世界旅行。”我依旧胡乱地翻。翻到一页，我说：“就这一款。”

那是一片谧静的、慵慵午睡的湖蓝。

阿海不敢怠慢，“是，是。打算几时换？”

“随时。越快越好。”我说。

临出门阿海回过头：“让林先生知道我问候他。”

不担心。我承受得起。就是那样子；刚洗好的碗筷总不会马上干。我不必去计算会有多少人在我面前提起“我们”，亲戚。朋友。同事。幸好我们没有孩子。婚后我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一个忽然变得陌生的男人，而他就变了，我何必再接受孩子？用孩子维系婚姻，在十九世纪还可以。但那是最笨的方法。孩子维系不住爱情。

丹薇现在自己一个人了。噢，是吗？请不要约齐大家分外热情来招待我。

请不要骚扰。

安静生活不是件值得同情的事。

我闭上眼睛，开始想像厅里换上湖水蓝的样子……

越来越喜欢这颜色，添了几套衣服，都是这湖蓝；有深的，有浅的。黛茜婚宴那晚，我便穿深色湖蓝。美宝看了差点叫出来，不知道是因为那颜色，还是背部确实是露了多一点？

“你真的来了？！”黛茜一见到我，便哭。

为什么女人结婚这天都爱哭？日子还长得很呢！

“宝贝，”我轻拍黛茜的肩膀，“这只是开始。”

“说真的，谢谢你来。”黛茜终于哭够。

“怎么了？以为我不来？傻的你，我怎会不来？你的美国博士，我没真正认识呢。”

忽然黛茜拉我到一边，“丹薇，过去的就算了。”

我笑，“说什么嘛，早都忘啦。”

这些女人真有自寻烦恼的耐性。我连忙托辞走开。

婚宴在凯悦，新郎是美国华裔物理博士。黛茜受的也是洋教育。但华人结婚，就算婚宴摆到白金汉宫去，还是免不了那场“饮胜”。

不必麦克风，每位男士喊“饮胜”时，自然就会呛到喉咙里。涨了脸、沙了嗓子、感动着快乐。

原来男士这副“感动的模样”并不十分好看。

我悄悄走开。

婚宴外面是个小型泳池。我曾经在白天到过这里。却没想到在这热闹喧吵的、大都市的夜晚，在这凯悦内的小泳池竟能如此迷人。天上没星，没月。都市白天的尘埃正在徐徐下降、沉淀……沉在地面上，要沉下池底去。

池底有两盏隐约的灯光，似乎熟悉得很。似乎就是我那湖水蓝……

蓝色的光浮在水面上。一片片光晕，刚变化着，眼看就要扩散碎去。再看，却仍旧是刚才那么一片闪烁……一直并没有碎过。——人生，是不是就像这样子？

背后突然“啪”地一声。

回过头，泳池旁的阳伞边，有个人连椅子一起滚在地上。

这人跌了就一直没有再爬起来。黑黑的一团，穿着礼服吧？大概喊“饮胜”喊醉了。

不会是黛茜的新郎吧？我终于走过去。

听到脚步声，他连忙撑起半边身子，头也没抬就说，“抱歉，一时不察。”

“可以自己站起来吗？要不要去唤人？”

“不必。”他立刻地，“不碍事。”这人的华语，腔调有点不同。

我伸手扶他。

“不必。”他避开我的手，“谢谢。”

他身上是套剪裁一流的礼服；黑织绒。虽然跌在地土，领结依然端正结着。他其实没有跌得难看。穿着礼服要跌得不狼狈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他把自己的身子撑起来。看到他襟上挂着一个“伴郎”襟花。脸也撑起来了，跟着将翻倒的椅子放好。
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他如何挣扎地坐回椅上。

然后再看看他，像卡通一样，再跌第二次。

我忍住笑，“我去唤人来。”

“请不要——！”他在我背后叫了声——这时，一个旅店部的接待员正迎面走来。他已经挣扎又坐回椅子上。接待员手里捧了个盘子，“周先生，我只在你房里找到这些药，是这些吗？”

他看看，然后吃了其中一些。再付小账给那接待员。
“谢谢。”他说。

接待员走了。他仍手握住杯子，怔怔坐在那里。

大概发现我还在他面前站着。连我自己也察觉了，但为什么？

“一下机就不舒服。”他说，“还不习惯这里的时间。”

我微笑，点点头。

他双眼怔怔望住池面。光晕映到他瞳子里，也是一闪一闪。

“我也不喜欢婚宴场面。”忽然他说。

我有点窘。却仍是点头微笑。

良久，他站起身，作了个深呼吸，拨好头发，“我已经好了，我必须进去。”

就进去了。里面的婚宴正是颠峰喧闹，他消失在那一切里。

池面上仍旧一闪一闪地闪。深蓝色的水光……

我见过不少散席的场面。总是一哄而散，像看要戏的要完了，人人紧张涌到出口处，仿佛多坐一阵便得留下来被逼结账一般。场面有点滑稽。

对于“散席”，我总是最后留下的一个。一直都是。

新郎问：“你怎么办？”

“自己回去。”我说。

“不不，”新郎说，“我们有车，我们送你，赶快！”说完拉了我便跑。跑到楼下，车子已在门口等候。把我挤了进去，我敢打赌，车里头最少有八个人。

这种送嫁用车，又闷又烦，跟堆陌生人挤在一堆，没人出声，能在一小时送你到家已属大幸。

今晚大概比“大幸”还要幸运一点。才两个站，车子便忽然“杀清”。我吐口大气，忙跑到前座去享受冷气。

“世界真小。”

当下倒是愣了然。是的，世界真小。

世界虽然小，但一直也没有人再出声。

他的驾驶倒是稳重，我相信他不会再跌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终于开腔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笑着看他，“除了观赏你跌倒，我并没作什么。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他说。我闻到他的哥龙，一只成熟绅士用的名贵牌子，“我并非时常那么狼狈的。”

“倒不觉得狼狈。假如不常跌，却能跌得如此精彩，已属难得。”

“噢？”他转过头来，朗朗笑了：“我叫周健亭。”

“我姓李。”

良久，他说，“我都知道。”

原来已经知道了。

周健亭没有再看过来，“去吹吹风，如何？这里我还熟悉。”

“夜了。”

“我睡不着。”周健亭说。

我扫他一眼，并没有出声。

“我意思是：我还不惯这里的时间，现在是美国的白天。”

“周先生，现在是我的深夜。”

“抱歉。”

再没人出声。

快到家的时候，我说，“拐多一弯，就可以。”

“啊？”他愣了下，人像出了神。

“我说再拐多一个弯，就是我的住处。”

到了我便下车。客座伴郎自己驾车回去。

周健亭终于打电话来，大概是两天后吧。不必查问，电话一定是黛茜给的。

黛茜早已跟她的新郎回美国去了，而且还到墨西哥度蜜月。为什么周健亭还不走？

第一次电话他约我吃饭。我借口头痛，推掉。第二次电话，在第一次电话后一星期打来，我意外他还留在本地。仍旧是约吃饭，我还是推掉了。但不能解释：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？

几天后，周健亭打第三次电话来。我刚巧不在。他留下了话。

“丹薇。我是周健亭。还有几天我便回美国去，很想大家再聚一聚。今晚八点，就在泳池旁喝一饮如何？”

我去了。

同样地，我不了解自己的行为，还有心情……

我现在的安静生活很好。以前的一切，我还没来得及去哭，这下子又何必慌慌张张投入另场烦恼里？烦恼影响健康。烦恼令女人快老。

他穿了件浅蓝衬衫，短袖，手臂是黝黑的古铜色。脚上却是酒店的凉拖，大概他一直就住在凯悦。

周健亭啜着马丁尼，人显然开朗。

在池边坐了二十分钟，我说了下面的话。“我要杯埃巴利。”“谢谢。”“位子很好，不必更换。”“我在环境署任职。”“工作还不错”“谢谢。哈哈。”

一共六句。

周健亭终于朗声笑起来，“丹薇，你一直都是如此？”

这样算不算神秘突击？我总觉得他牌路不明。

我也微笑，“以后，大概还是这样子。”

“你以前不是。”他说。

吓了记。这人确不简单。我故意说，“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那天晚上，也在这里，我记得见过另一个你。”

“没可能。我根本没说过话，我不过站着。”

“是吗？”周健亭望过来，“你一直留在这里，然后你绕了泳池走着，又走回来，一直注视这池里的水……”他在玩自己的杯子。他的头低下去了，一直没有再拾起来，“我在这里看得清楚。”

我大笑，“注视这池水？那并不表示什么呀！我不过在推测池水的深度罢了。”

周健亭眼神突然有些紊乱，无边无际，乱扫一通，然后停在自己面前杯缘上——“你生活好吗？”

我马上答：“好，好，非常好。”我不想看他。

他有点吞吐了，“我们相识不久，也不深，但这句——可是实话？”

我一时来不及掩藏自己的窘赧，“真话，当然是真话。

那时我只想跳下去，好好痛快游它一个够。”

周健亭没再出声。十分钟后，他送我回家。

临走前他寄了张名片来。

“马塞诸塞州大学物理力学客卿教授。”

开玩笑。李丹薇，这只不过是开玩笑。

墙纸换上去了，那湖蓝色又似乎深了点。

但我知道我会习惯的；我告诉自己。

买了本书回来：《单身的挑战》

书开始：“从历史观点上看来，经济因素乃是结婚的主要理由。”我举手赞成。

我工作好。如常上班、工作刻板，一样轻松……

那墙上的湖蓝，真似乎深了点。

书上有：“下列为单身的种种优点。可能有些你从来不曾想过，可能你还可以加上几项你的亲身体验……”

是的，李丹薇，你日子不坏。下班后爱逛哪里就逛到那里。时间自己安排，不必迁就，不必解释……

发烧吃饺子？街上可以吃，家里可以吃，不必照顾他人消化系统。

一天打扫数次，可以。不需要时数日不扫，也可以。

可以不必化妆。可以随时挂起电话。可以多份兼差。可以更换职业。可以欧游。可以自由约会……可以……

可以欣赏自己的湖水蓝，不管他人欣不欣赏……

（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为什么我会醒来？他回来了吗？不